



春光马山 石进祥 摄

梁孝平

旅中读书即吟

书从天地展，
意向古今巡。
呼起千秋月，
来探百代珍。
前贤供步武，
大雅致风神。
万里游栖处，
经行不负晨。

甲辰正月廿三登马山吟兴

郊原登眺不胜情，
踏着东风步履轻。
联袂嬉嬉三两两，
单车刷刷一行行。
残冰化出山生气，
暖日迎来春脚步声。
村妇携篮野菜，
欲将新绿带烟烹。

甲辰新正芒市途中有作

天公画理夺荆关，
烂泻春光岭壑间。
新岁化工同有待，
隔年形色与俱还。
千畦黄绣菜花地，
百里翠黏茶树山。
一路搜罗琢诗句，
芳容岫态两难删。

登崂山巨峰

雄踞沧瀛畔，
登临感豁然。
石根浮不上，
山势迥依天。
日上高秋肃，
氛清大地圆。
攀援跻盖顶，
兴致亦齐巅。

遣怀

为诗十载梦斑斓，
山左争先效二安。
故遣风流歌烂漫，
犹堪婉约写悲欢。
百年尽作留皮想，
四座还望刮目看。
语不惊人常砥砺，
趋庭犹拜杜衣冠。

时值母校百二年庆诞抒怀

母校欣逢百二年，
是时弟子已华巅。
浮生甲第功无尽，
故国名庠梦正圆。
未解传闻交白卷，
何妨品学达红专。
蓦然十纪沧桑改，
喜看九州桃李妍。

娘

我和娘的缘分是从2005年5月25日开始的，那一天我和老公正式结为夫妻，领了结婚证，那一天我改口喊婆婆为娘，喊公公为爹，那一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开始喊爹喊娘，着实有些不习惯，也喊不出来，就在嗓子眼里，生怕吓着人。我自小在城里长大，喊爸爸妈妈，老公家是东乡，从小喊爹娘长大。嫁给老公以后，我去他家喊爹娘，他去我家就喊爸妈，慢慢地也就开始习惯了。

娘出生于1926年，是个平凡质朴的小脚老人，刚认识娘那会儿，娘已经快80岁了，身体康健，非常能干，家里里外外都是娘在打理。听娘说她的娘家比较富裕，家里不少地。爹比娘大8岁，娘嫁给爹以后，虽然日子苦，但娘始终保持着大家闺秀风范，凡事都先想着别人，左邻右舍的大嫂小媳妇都爱和娘来往，有事没事都爱到家里来坐坐，拉个呱，坐在炕头上绣花。娘爱干净，总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时我们周末都要回去一趟，娘都早早蒸好面卷子，等我们回去吃饭，吃完了走时再每家带上几个面卷子。这么些年过去了，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老公弟兄四个，姊妹二个，他是小四，大哥早些年就去世了。我和两个嫂子，妯娌三人，娘总是一碗水端平，公平对待，我们在外面听到的都是婆婆说的我们各种好，这也是娘处理婆媳关系的独特之处。当然娘对我的好，让我感觉更特殊一些，这份特殊也是来自小四，对小四的好那是全家人都共有的。小四是娘在45岁那年才有的，他一出生就成了全家的宝，直到现在弟兄姊妹还是什么都依随他。我在35岁那年有了儿子，儿子还未出生，爹去世了，走时88岁。爹走了后，怕娘一个人在家没个伴照应，弟兄们商量把娘接城里住，轮流照顾。娘开始是不同意的，经不住兄弟三人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了。从那一刻起，娘开始

了真正的晚年生活，住在谁家再也不用自己动手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娘还是执意要回老家生活。娘回了老家，往日的小院又热闹起来了，娘的脸上立马有了往日看不到的笑容。我们还是周末回去陪她。有了孙子以后，娘格外的亲。我们周末回老家时，她总是提前准备好儿子吃的零食。孙子过的每一个生日，娘也是用心的，孙子的生日蛋糕，都是娘提前硬塞给我的钱买的。娘不识字，但记忆力非常好，我给她记的电话号码，她都能准确地打出去。每年的母亲节、娘的生日，我除了买吃的，还会给娘买一身新衣服，每次娘都会说，衣服够穿了，但每次穿上新衣服，那种开心，就像一个孩子。

娘91岁那年，查出了小脑萎缩，记忆开始断断续续，时好时坏，几乎到了不认人的地步。老公兄弟三人商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照顾娘的责任就落在三哥身上。在三哥的精心照料下，娘又活了3年。在这三年里，娘一直坚持自理，农村的厕所大都是在小院子里，即使在病的日子，也从不麻烦子女，直到最后几天，实在是不能动了。94岁那年，娘走了，走的好安详。在给娘收拾遗物时，平时给娘的份子钱，都一沓一沓叠得整整齐齐，夹在相册里、铅笔盒里，除了给孩子零花用掉一部分，其余没舍得花。看着这些，我们禁不住泪如雨下。

娘在的时候，不管大事小事都有她的底线，家族的事、村里的事，她都能分得很清。村里大大小小的公益事业，她第一个支持，都让我们积极参与。娘走了，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她说的话，办的事，与时代紧跟且朴实，没有丝毫脱节！想想她为孩子们做的点点滴滴，事虽不大，我们都记忆犹新。

(曲胜娟)